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 第二十一回 喬小姐信口開河 江念祖謀差竭貴

且說喬大小小姐迷信神佛，不肯嫁人，買了一個丫頭，打算要作她的替身，誰知嫁了過去，當著了夫妻相愛的風情，曉得了天地氤氳的滋味，便和這位龔大令，如膠似漆，寸步不離，滾得火一般熱。只苦了那個做替身的丫頭，只在旁邊眼睜睜的看著他們兩個，咽著唾沫，無可如何。有些地方，龔太太反和這丫頭吃起醋來，不多幾時，便把這丫頭嫁了出去。這位龔太太本來寒苦出身，生性十分吝嗇。嫁過去不到半年，便把自己的皮綿單夾，好些的衣服，一齊賣得乾乾淨淨，甚至新年頭上，出來拜年，穿一件亮紗披風。蘇州省裡的人，都把這件事兒，傳為笑柄。更可笑的是女兒長成出嫁，他叫龔大令和她置備妝奩。龔大令給了她一千銀子，她卻只花了二三百塊錢，草草的置辦一切，把多下來的銀子，自家藏了起來，算做自己的私房。平日之間，一毛不拔，真是愛錢如命。若是有什麼寺裡的和尚和她化緣，她卻自然而然三百二百搬了出來，給那些酒肉和尚去做吃喝嫖賭的花銷，沒有一些兒懊悔。這已經算是詫異的了。

提起她的妹子來，更是有些奇異，生得雄軀偉乾，虎背熊腰，形狀十分丑怪，與她姊姊大不相同。本來她們姊妹二人，相約修行，後來她姊姊嫁了，她就獨自一個，誓死不嫁。明曉得自己形容醜陋，嫁了過去，也不能得丈夫的歡心，與其到了那時受人壓制，不得自由，不如還是不嫁的好。她打定了這個主意，百折不回，憑著她舅舅再三相勸，只是咬著牙齒，不肯應承。

這位喬二小姐，就是這樣的混了幾年，又想出一個欺人的方法來。對著別人，拼命的胡說，說什麼自己是西方大雷音寺釋迦如來的徒孫，因為不守清規，所以墮落塵寰，要叫她受一番世界上的磨折。將來孽障滿了，仍舊還要回到西方的。又說自己已經大澈大悟，能知過去未來，一切事情。那一班愚夫愚婦，聽了她的說話，信以為真，一個個都要拜她作師父，差不多的竟是舉國若狂起來。不上一年，就收了無數的徒弟。那班徒弟裡頭，很有些兒名門巨室的嬌娃，繡閣香閨的命婦，有的要探問終身，有的要勤修來世，一個個雙手捧著大把的銀錢，情情願願的送她使用。這位喬二小姐，到了這個時候，總算念佛念出了頭。也不住在舅舅家了，一班徒弟，替她買了一所房子，請她住在蘇州。也有送銀錢的，也有送食物的，連連絡絡的來往不絕。但是問起什麼禍福，或者什麼未來的事情來，她便總是一派可東可西，半開半合的活動說話。後來問得急了，她就說：「天機不可洩漏，我只好略略的說些影子，只好你們自己去細細猜詳。若要我一一的細說出來，不但我擔當不起，就連你們自己，也沒有什麼好處的。」眾人聽了，甚是信她，不敢再去追問。她那一班徒弟，又商議著上她一個尊號，都叫她「喬太小姐」，她自己也儼然以喬太小姐自居。慢慢的到了後來，連她自己也有些不相信自己起來，好像真個是如來的徒孫，能知未來過去的事情一般。久而久之，習慣自然，自己把自己的假話竟當作是真的了。

這一天，正在聚著一班徒弟，在那裡想法兒敲她的竹槓。

忽見龔家的用人，走了進來，說大老爺忽然起子瘋病，要請太小姐快些前去。喬太小姐聽了，便立刻坐著轎子，趕到龔家。

見了龔維藩那種樣子，半癡不乖的，嘴裡頭只說謊語，也束著兩手，無計可施。後來幸虧請著了一個名醫，問了他的病原，曉得是病由鬱悶而起，但是向來身體淘碌空了，精神不足，心緒空虛，又遇了不遂意的事情，痰氣上衝，迷住心絡，自然就糊裡糊塗，連人也不認得起來。一班以前的醫生，不明白這個道理，都用的消痰解鬱的藥方，卻不曉得他痰氣已入心絡，元氣本來不是，那消痰解鬱的藥品，用得雖是不差，但是純用發表之劑，一味解散，心經愈弱，正氣愈傷，邪痰又乘之而入，所以吃了藥下去，不見輕鬆，反見沉重，自然的越吃越壞起來。

如今請到的醫生，摸著了他的門路，不多幾帖藥，慢慢的就好起來。直養了一月有餘，龔維藩方才漸漸的好起來。這位喬太小姐，也在龔家整整的住了一月。直到龔維藩的病好了九分，方才出來。卻又對著她一班徒弟，亂吹大話說：「龔維藩的發癡，是在城隍廟前，撞著了一個癡鬼，附在他的身上，所以癡得十分利害。幸虧我去了，看見那個癡鬼，蹲在他的牀上，把他舞弄得時刻不安，我叫他們多化些紙錠金銀，想要買他遠去，哪知這個癡鬼，就如世上的癡子一般，不曉得那些銀錠作何用處，憑你給他什麼，他也不要，只守著那個病人，一步也不肯離開。又虧我結了一個楞嚴訣，打退了他，替他念了幾卷金剛經，超度他往生別處去了。這個癡鬼走了之後，病人方才漸漸的好起來。你想可怕不可怕？」這些說話，裝點得甚是相像，那班迷信佛教的愚夫愚婦，聽了都哄然一聲，大家信以為真。

竟把個凡軀肉骨的一個喬二小姐，說得好像個天女中間的摩登伽，色界天中的阿修羅一般。從此，喬太小姐的名氣，又尊貴了幾倍。漸漸的傳揚開去，就有些外路的人，仰慕她的大名，趕到蘇州來，歸在她的教下。這呂仰正的老太太，本來是個迷信神權達於極點的人，聽得人說喬太小姐怎樣的道德高超，佛法廣大，她就羨慕得不得了，幾次要自己到蘇州去請她，都為著自己家裡的事，耽擱下來。這一回，呂仰正出去了，家中沒有什麼事情，這位呂太太便糾合了幾個婦女中間的同志，僱下一隻大船，卑禮厚幣的到蘇州去請了這位喬太小姐來。喬太小姐見她們幾個都是富家內眷，料想此行一定有些油水，那有什麼不肯？便高高興興的同了來。這一天，呂太太正結了一個經壇，請了許多親戚聚在一起，要請喬太小姐登壇說法。這幾句口頭禪的言語，是喬太小姐平日練慣了的，便不慌不忙的一口應允，迳自登壇高坐，揮著塵尾，握著念珠，閉著眼睛，盤著雙膝，裝模做樣的做作一番。呂太太同著兩個女兒媳婦，志志誠誠的跪在壇下，叩頭禮拜。喬太小姐坐在上面，任她行禮，頭都不點一點。也是她合該倒運，奇巧不巧的，這一刻兒的工夫，呂仰正撞了回來。一見了喬太小姐這般模樣，心中大怒，不由分說，跳上法壇，舉起洋傘柄，把喬太小姐打了幾下，把她直打得跌下台來。呂太太新近拜了這個師父，正是愛如父母，奉若神明的時候，突然見自家兒子跳上台去，把一個好好的坐在台上講經說法的師父，登時打了一個元寶翻身，你叫她如何不怒？當下呂太太一把扭住了呂仰正的衣襟，要和他拼命。卻被呂仰正說出一番驚心動魄、轟雷掣電的話來，看他那個樣子，竟是和喬太小姐有不共戴天之勢，倒把呂太太的一團烈火嚇住了。恐怕他說得出來，做得出來，真個要和喬太小姐拼命，嚇得她不敢和他說話。又被喬太小姐上來勸了一回，趁勢放了手，作個收常攬著喬太小姐的手，竟到內房去了。隔了一天，呂太太把兒子叫了進來，苦苦的勸他皈依佛教，又說佛教如何的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，更兼那喬太小姐，是個活佛轉世，你卻去得罪了她。雖然佛門中人，不與眾生計較，但是你這般的頑鈍無靈，將來一定沒有什麼好處。若是不干我事的別人，也還罷了，你卻是我的親生兒子，我哪裡能眼看著你，做這樣墮落泥犁的勾當。勸來勸去，勸了半天，呂仰正哪裡肯信？勸得急了，他便說道：「既是他們說那喬太小姐，是個活佛轉世，我卻從來不曉得如今世上，還有什麼活佛。她既然是個有些來歷的人，自然總有些格外的靈異。只要叫她顯些靈跡，給我看看，我自然的稽首皈依，不用別人相勸。若是她顯不出什麼靈異，只會信口開河，說些無影無蹤，沒憑沒據的大話，哪裡就好算她是什麼活佛？要就是這樣的說些大話，我也會說自己是什麼活佛降生，天星下界，包管還要說得比她像些。」呂仰正咬釘嚼鐵的說了這番說話，呂太太曉得他百折不回，無可如何，只得罷了。

如今且把呂仰正一邊按下，再提起江念祖的醜事來。只說江念祖在京城裡頭，被呂仰正這般的一鬧，鬧得他在京城裡頭存身不得，只得帶了宣欽差的一封薦信，連夜趕出京城，在天津也不耽擱，一直的趁輪南下，到了上海又上了江輪船，不上兩天，便到了南京。因為要去稟見制台，就在制台衙門旁邊，延賓館住下。忽想起有一個同窗兄弟邵竹卿，現在莊制軍那裡，管理奏牘，莊制軍甚是信任著他，便想先去拜他一拜，好托他在制檯面前吹噓兩句，希冀想得一個優差。想定了主意，便先叫一個家人，去到制台號房那邊，打聽邵竹卿的住處。去了不多一會，打聽著了回來，邵竹卿因不帶家眷，就住在制台衙門裡邊。江念祖見打聽著了，心中大喜，便先去拜邵竹卿。轎子不能進去，就停在二門外邊。帖子傳了進去，好一會，方見一個家人，走出來叫請。江念祖跟著那個差人，彎彎曲曲的，走了多時，方走到一個小小的書院。天井內搭著幾堆山石，種著幾顆芭蕉。魚池藤架，花竹蕭疏。朝南三間楠

木廳，甚是精緻。

江念祖隨了那家人進去，早見邵竹卿穿著一身便服，滿面笑容的立在中間。見了江念祖進來，連忙搶前幾步，握了江念祖的手，笑道：「老弟多時不見，今天什麼好風，把你吹到這裡來？」

江念祖見邵竹卿這樣慇懃，自然歡喜，敘了兩句寒暄，彼此坐下。邵竹卿問他來此，可有什麼事情？江念祖便把來意告訴了他一遍，又說自己沒有見過莊制軍，要托他在制軍面前，幫襯兩句。邵竹卿聽了，一口答應，並不作難。江念祖感謝不荊到了明日，江念祖便帶了宣蘭生的信，腳靴手版，衣帽整齊的送到督轅求見。把手本遞了上去，又和巡捕說明，有鐵路督辦宣大臣的信，要當面呈遞。巡捕聽了，知道這位宣大人，和莊制軍向來要好，不敢怠慢，給他傳了進去。江念祖坐在官廳上，直等得一個不耐煩，方才把他傳了進去。又在花廳上坐了一會，見幾個戈什哈進來，把廳簾高高打起。江念祖知道莊制軍就要出來，連忙起身鵠立，屏息伺候。一會兒見莊制軍慢慢的踱了進來，身材短小，瘦臉長鬚，那神氣甚是端重。江念祖一見，便恭恭敬敬地叩頭請安，側身侍坐。莊制軍也不問他什麼，只問他要宣蘭生的信。江念祖從靴統裡頭，拔出宣蘭生的信來，鞠躬送上。莊制軍拆開看了一遍，把眉頭皺了一皺，問江念祖道：「你的意思，想在我這裡尋個差使。無奈現在江南的候補人員，實在無從位置，連一班候補道，都沒有可派的差使。況且你是又是江蘇人，不便竟當本省的差，這便怎麼好啣？」江念祖聽了莊制軍的說話，是不答應的意思，便立起來請了一個安道：「只求大帥格外的栽培。」正是：衣冠優孟，果然世界糊塗；傀儡登堂，真個官場如戲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